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侗族作家丛书

亮

是什么颜色的

蔡劲松

著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侗族作家丛书

邓敏文 黄忠彩 主编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著名作家经典

亮是什么颜色的

蔡劲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亮是什么颜色的/蔡劲松著.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8

(侗族作家丛书)

ISBN 7-105-05677-0

I. 亮… II. 蔡…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1683 号

亮是什么颜色的

作 者: 蔡劲松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责任校对: 许英姬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64228001 (汉文二室)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e56. com. cn

印 刷: 聚鑫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字 数: 226 千字

印 张: 11.375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5-05677-0

全套定价: 100.00 元, 本册定价: 20.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蔡劲松，侗族，贵州石阡人。生于1969年11月，长于乌江之滨的山城思南，1987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先后获西安交大工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曾在西安工作、生活十余年，现供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大学期间开始文学艺术创作并发表作品，曾举办过个人摄影艺术作品展览。已出版诗集《人在边缘》、《阳光照耀的翔》、《航行与呼啸》，在文学期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一百余万字。作品曾被译介到国外并多次获奖。

目 录

1	风尘
15	在路口眺望
37	浮游之鱼
53	一个蚊子
69	在阳台上
75	狮子张开口
87	越过春天的故事
95	太阳升起
123	避匪
141	宝地
151	碎花纹
191	墨玉猫
205	土红的石块

215	火车
239	发现
255	屋檐记
271	自修课
279	大桥上的新闻
293	镜
307	图像
317	偏东风
337	亮是什么颜色的
355	眺望与坚守：蔡劲松小说解读 / 夏放

风 尘

为了来西安，她竟将助理工程师的工作辞掉了。她说她没法不辞，江南一带闷热潮湿的气候快要把她压垮了。她说她如果不辞，一定顶不住六月的梅雨，她时常感到雨丝像梯子一样架在她的头上，而空中飘着尘粒，附着在她的发根中间。她说她日渐增多的白斑斑的头屑就是尘土过多的缘故，即使是用“飘柔”，对她油性的发质来讲，也是毫无起色的。

我应该来了。她握起话筒在遥远的通讯电缆的另一端说，我应该来了。

结果她到达的日期推迟了四天。这四天里，她在研究所里上下穿行，给科长、处长使眼色，向部长、所长讲好话。她穿着那双粉红的高跟皮鞋有节奏地敲击着大楼内的水磨石地面，她在这里留下了一年零十个月的印痕。她还记得当时推开人事处的门进去报到时，屋里的几双眼睛都有点奇怪地盯过她的鞋，粉红色的皮鞋。她那时有点矜持，以至于在填到政治面貌那一栏表格时，想起自己这双精巧美妙的皮鞋，她随手填上了“红色”二字。这时，人事处处长，那位将眼睛藏

在老花镜后边的中年妇女疑惑地嗯了几声，她才发现填错了。她轻描淡写地将“红色”二字涂去，她的目光掠过桌面上的一堆红头文件，直接接触到了处长身后的插满马列书籍、管理册子的书架上。她很美妙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在涂迹上边加了“群众”二字。她笑眯眯地对处长说：我喜欢红色。

处长当然没有理睬她。即使在这四天里她拿着各级领导同意她辞职的批示报告来办理各项手续时，处长也没有过多地理睬她。在这间她经历南方生活的最初和最后的办公室里，她都是穿着同样一双红皮鞋出现的，她想，这样做无论怎样都有点纪念的意义。

她对自己说她出门后，听到了处长紧张急促的关门声。声音既脆又响，但又好像与自己没有多少牵连。她觉得自己从此与南方失去了联系，她穿着红鞋来到了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

火车从东郊缓慢驶入时，她看见了明代建造的完整的城墙。青色的大砖、起伏的城廓与她梦到过的古代时的模样相差不离。透过半敞开着的车窗，她伏在摆满果品茶叶罐头瓶的茶几上往外探头，确切地说她将自己的目光伸出窗外，在火车的移动中探到了城墙上。她仿佛从城墙的最东头开始，就一直附着在城墙上。这时，她想象城墙何以不是一列火车。城墙停在火车站的两旁，再往南折过去数十节车厢，再折为东西向连结成一体。西安这座古城原来是由一节节坚固漫长的车厢方方正正地围成，每个市民的活动都围绕着这列有年代的开不动了的火车有条不紊地进行。她还看见城墙上插满



了带齿轮的长方形彩旗，不谋而合的是，彩旗的颜色又以红色居多，它们飘扬在五月的空中渲染着周围的空气与气氛，掩饰了这座并不十分澄净的西部中心城市空中的黄尘。

所幸的是五月的西安没有起风。但火车驶至站台急剧地刹车时，她觉得月台上站着的那些晃动的人的脸都被剧烈地拉长变形了。也就是说在火车的机械运动中她还是强烈地感受到风的存在，特别是对于外部的、密集成群的那种景观。

当然，她下车后在月台上左顾右盼，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她看见接站的男女们抑制住极大的愉悦替车上的人从窗口接下行李，然后他们说笑着走向地道口。她想他或许是藏在某棵柱子后面，要让自己得一个惊喜。她想她将不抑制喜悦，她敢当着众人的面绕过柱子跑到他跟前，充满激情地搂住他的脖子狂吻一番。当然由于她的矮小和他的高大，她不得不踮起脚尖来实现这个浪漫的值得回味的行为，她甚至可以想象过往的旅客们神往般地注视她踮起红皮鞋时的动人情景。但她连续找了好几棵有情况的柱子，后面站着都是有类似想法的别人，有几次她和柱子后面的人还差点做出了难堪。她的失望是不言而喻的，她有点悲壮地理顺了短发，像大多数下车的乘客一样提起简单的旅行包走进地道。她有预感他肯定不在出站口，他没有站在出站口的习惯，何况他以前曾经对她说过，接火车一定要进站台，否则接和不接没有差别。

果然他也不在出站口，她只身在拥挤的人流中听到了那些狂喊某某某的发颤的声音。她还看了几眼那些站在空地明

显处举着写有接某地某某单位某某人的牌子的人，她立刻想到守株待兔这个词，之后就毫无意义地将目光从他们身上移开了。她已经穿过广场走到了解放路的入口处。

当她路过著名的解放路饺子馆时，她感到有点饿了。她想起一年前她利用几天换休的时间偷偷跑到西安来，他满面春风地前去接她。他们一起穿过解放路向解放百货大楼方向走去，在那里有他们中转的 14 路公共汽车。也就在这时她的肚子有点饿了，于是他牵着她穿过车水马龙的解放路，进了位于路东面临街的这家响当当的饺子馆。他们进去买了票，然后按次序坐在靠墙的那排软椅上，等候面带微笑的服务员过来安排他们坐在第几号桌。她那时的感觉是这家馆子的生意很好，两个大厅里的四十多张大圆桌一直座无虚席。他们就这样坐在软椅上看别人津津有味地吃着三秦水饺，雪白的盘子里盛满了雪白的饺子冒着葱郁的热气，这期间他们大约等了十多分钟。这段时间里他们都将见面后的喜悦藏在了心里，他们都有点害羞地露出笑容，将自己的手心放在对方的手心里，然后相互地翻来翻去。虽然他们之间没有更多的言语，甚至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但她在这间缭绕着水饺清香的大厅里感到了渴望已久的满足与幸福。

现在她准备进去。但当她提着行李站在大厅口的柜台前排队买票时，无意间瞥见里面坐着的尽是成双成对亲密无间的食客。这个情景打动了她，或者说促使她看到自己目前的状态。她觉得来西安的第一个行为不应该停留在吃上，为此她有点亢奋了，毅然扭头退出了解放路饺子馆诱人的大门，

而向街对面的 14 路公共汽车站走去。

她横穿过宽敞的解放路大道时，明显地感到了风的存在。她记起上大学时有一首歌（或者一首诗，她记得不太清了）叫《长头发飘起来》，那种景象是十分优美宜人的。当时她蓄的正是溪流清泉般的长发，不太浓密但是很整齐、有光泽，发质很好。那已经是大四了，他和她早已确定了恋爱关系，有一次他们坐在校园喷泉边的椅子上，相互依偎着说着情话，突然说到了毕业。在位于首都北京的这所工科大学校园里提起毕业对处于热恋中的恋人们来讲，是件危险的事情。

首先是他说起的，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傍晚。

他说：如果分不到一起，怎么办？

她说：你说呢？

他说：你说。

她有点红颜微怒，转身凝视着他：我要你说。

他于是说：要是我知道，我就不问了。

他说的时候正好有风吹过来，将她长长的头发拂起，飘到他的脸上、肩上，淹没了他那轻微的叹息声。

即便很轻微，她还是听到了。她突然对自己的头发有股强烈的憎恨，在某种程度上，她感到是飘起来的长发联合起即将分配的他来对付亦将分配的她。

第二天中午她信步推开学生区理发店的门，当那位面带讨好神色的年轻理发师问她要烫什么花样时，她斩钉截铁地说了个字：剪。

理发师说：剪？

她说：剪。剪得短一些。

理发师开始为她的头发惋惜，他向她讲了许多女孩剪掉长发后的后悔，向她讲她的头发有多好，要是剪了几年之内都长不出满意的模样。最后理发师建议道：还是先烫吧，烫一个全新的发式，保证效果好。

她说：师傅你是不是觉得单剪不赚钱？我可以付给你双倍嘛。

理发师无言以对。他熟练地操起工具开始精心制作她头上的艺术品。对于这个精短的头式她从心底里还是满意的，这个形象作为她当时的决心之一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她有这样一种想法：按照有得必有失的推论，她一定要失去自己曾记恨过的长发，而自己又将会得到什么呢？

她在理发店里剪头发的时候，他正站在女生楼的后面朝着她住的宿舍喊她的名字。有个不耐烦的女生忍不住探出头来吼道：喊什么喊，大中午的，烦不烦！

他憋着一股怨气在旁边的操场上逛来逛去，不时踢踢脚下的酸奶盒、碎石子。后来他已经把操场漫无目的地逛了好几圈，便像踢球一样将一只发黄的酸奶盒飞踢出去，他的视线沿着自己的杰作升降着，最后碰巧落在迎面走来的她身上。他突然恍惚了一下，确认着自己的辨识能力，正是变换了发式的自己的那个她。

正如她在他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剪掉秀长的头发一样，分配的结果同样令他感到唐突和失去平衡。她也不知道到底该怪罪什么，他分回大西北的中心古城西安和她分到莫名其

妙的那座南方城市的结局终究摆在了面前，像一把古老生锈却又尖厉的刀，悬挂在额头上，在夏天的酷日下晃来晃去。无需其他外部因素，仅此刀的影子就足以割断他们之间的距离。

但他们又是不甘于此的——毕业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们平均每三四天就要通一次长途电话，他们工资的很大一部分都用来支援国家的电讯事业了就是个很好的证明。

然后就到了现在。她不得不突破发达通讯这一模棱两可摸不着边际的载体，她赶在梅雨到来之前欲超越时空的界限，将鞭长莫及的距离一步步逼近。

现在她站在解放路中央等着从北向南的车辆经身旁驰过。在风中她对这条单行道的感触尤为明显，她不用担心身后会有坚硬的物体撞上自己，只顾眼前方这些川流不息的汽车卷着的尘嚣不要将自己碰伤。在这种情况下她只需寻找一个适当的汽车与汽车之间的间隔、时间和时间的足够断点来穿过解放路。因此几分钟过后，她在戴红袖章的一位老太太的指挥下顺利地登上了停靠在起点站的14路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很快便驶过了和平门。那时她正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眼睛顺着—砖—砖的城门内壁滑了过去。拱形而厚实和平门刹那间凝固在她略显呆滞的表情里，她想，门的结构果真从来就是如此的吗？门的意义就在于类似眼前这样的穿过吗？

她想起门还曾经给过她另一种暗示。前一次来西安时，她挽着他的手臂愉快地跳下公共汽车，走到吉祥村一带的街

面上。在通过了最简单的几条小巷之后，他们来到了他居住的集体宿舍楼前。上了二楼，最靠走廊西边的那个房间，泛黄的门上贴着一张富士山的风光画。这间屋子的三分之一属于他。他迅速熟练地掏钥匙时，她明显地挽紧了他，他们的呼吸都有点急促了。她听见他把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十分清脆。继而旋转，向前推动。随着门开的响动，她有点不能自持，突然双手搂起他的脖子来。他自然而然地扔掉了左手提着的包，迎着她拥向屋里。正是上班时间，二位室友为他们提供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暂时自由。这种自由加速了他们相互抚爱的进展，双方都有点控制不住局面，顺着一股激动的潮势，他们倒在了单人床上。这时候窗外刮起了大风，门吱呀地晃动了几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推开她滚烫的身体和青藤般的双臂说：门。他们进来的时候门未关，钥匙还留在锁孔里。趁着他去取钥匙，砰地一声将门关严时，她的脑袋被震了一下，她迅速地坐起身来，开始理自己凌乱的头发。她满脑子都是关于门的概念，各种各样的门的图像清晰而又模糊地经她眉宇间掠过。这时他满脸笑容地（有点像是愉悦地）过来仍旧要和她继续亲热下去，她像推开一扇门那样推开了他，她说：我想喝水，我渴。

门给她的到底是渴的暗示吗？她想，后来她否定了这一假想。在那次她离开西安返回南方时，他们之间的亲热并未越过那扇门所展示或张开的程度与画面。在其间，她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像一张铺开的无形之网，时而深刻，时而却浅显。

现在她已将和平门抛至了脑后，又一次步行在吉祥村一带的街面上。在拐进那几条隐隐约约还能回忆得起的巷子时，她的念头已经挂在了前面那栋灰楼的二楼西边走廊里，美丽的富士山风光仿佛已悬于她的眼前，正阳光明媚地迎接她的到来。

令她感到惊异的是，当她来到她记忆中泛黄的旧木门前时，一道深绿色的厚厚的防盗铁门挡住了她的视线，铁门上的大铁锁和纱网过滤着她的目光，她始终看不见那泛黄的木门上贴着的风景到底是什么。

那会是什么呢？会是富士山经年不衰的风光，或者是某个好莱坞性感女明星的玉照吗？

她正这样百无聊赖地想着时，走廊那头逆着光走来一群人。她的心有点跳动，她想他或许正在这迎面而来的逆光里。如果他真在里面，这样的会见场面因为阳光的存在而多少有点罗曼蒂克。她仔细地辨认着这群人，一共有六七个，她没有看到他的出现，倒是看见了两位室友。虽然她和这二位见面不多，相互间在大街上见了也许会不敢相认，但在这特定的环境里，她的判断被自己确信着。她不认识旁边的几位老一点的、有点领导风范的人（其中还有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妇女），当然她更不认识那两位神情严肃的警察。

糟糕的正是，她怎么撞上了警察，而不是见到逆光里的他。

奇怪的是这群人并未注意她，或者说搭理她的存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出于她的主动而引起的，如果她不插话，



也许故事可以到此为止，暂停打住。

但她从这群人打开两扇门的动作和木然的交谈里得到以下可怕的信息：她千里迢迢来投奔的那个他不见了，已经于四天前彻底地失踪了。

她很自然却又是十分焦急地从这群人的背后插上一句话：他会去哪里呢，告诉我，他会去哪里呢……

她的突然插话像一把敏感的尖刀惊醒了这群人，他们在转过身来注意到她的同时，便开始怀疑她。

他们把这间她曾和他抚爱过的斗室当作了审讯室，他们让她坐在他凌乱的床上，准备盘问出点什么。

她发觉自己像是变成了罪犯，继而又成了囚犯。她摸着那张似曾相识的旧而脏的床单的一角，突然间动情地放声大哭起来。

但她的哭丝毫没有打动他们的怜悯之心。那个老一点的警察清了清嗓门冷冷地说：哭啥？把问题交待清楚，有你悔恨啼哭的时候。

此人浓浓的西安音腔像一股熏鼻的浓烟进入了她的泪眼，使她感到痛切和恶心。

那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断定此人正是他的领导，是个什么部长或者处长）给她递过来一张肮脏的手绢，稍带慈祥地说：说吧，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们是什么关系？

关系一词在她的耳朵里夹杂着自己的哭泣旋转着，她确实正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她和他持的到底是何种关系？她千里迢迢来此，为的是什么？

然而她是无论如何也理不清晰思路的。她的思绪隐约间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大学二年级时一位同学的失踪曾震动了他们年轻的心。失踪者成绩优良，一直拿着三等奖学金，人缘也不错，看起来是个善良、朴素和勤奋的好同学。但是有一天雨过天晴的早晨，他突然爬起床来，将同寝室一位同学从家搬来的老式海燕牌收音机重重地摔到窗下，收音机摔碎的声音惊醒了同室的其他七位室友，等他们还未明白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百元的大票子，迅速将它们撕成碎片，把它们抛撒在桌面上。失踪者带上门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那段时间，系里发动班上的同学到处找这位奇怪而可怜的失踪同学，他们捏着失踪者放大复印的照片到处向行人或住家打听一丝又一丝的线索。有一天他们从一个乞丐处得到这样的消息：某个跟失踪者长得极为相像的年轻人横站在马路中间，对着迎面而来的汽车蹲起马步，双手向外推着内力，像是进入了高深的气功态——所有的司机都惊慌地在年轻人面前刹住了车，年轻人哈哈大笑着说，看，快看，我的气功指挥了汽车。然后年轻人转身，以汽车的速度向前奔跑起来，所有的汽车也重新启动，继续着它们的路程，他（它）们都迅速地消失在看不见的深处。

不知道这条线索的真实和可靠程度，但正是在和这位神秘的乞丐的交谈中，同在寻找失踪者的她和他开始熟识起来，首先是作为一种同学关系的熟识，继而才发展到了后来确立的恋爱关系。